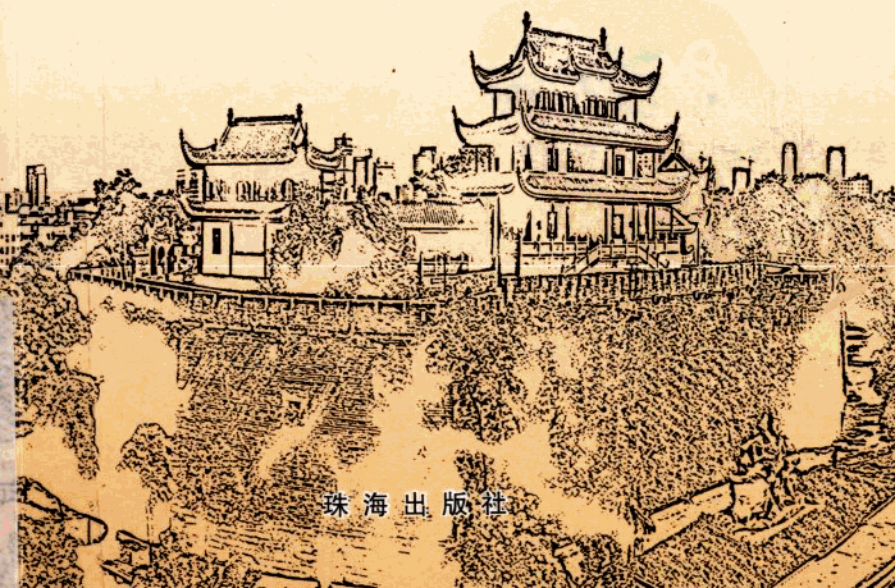


潇湘一品

外国文学作品译文集

王善民 译



珠海出版社

潇湘一品

外国文学作品译文集

王善民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潇湘一品·外国文学作品译文集 / 王善民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689-980-9

I. 外… II. 王… III. 文学—小说·散文—外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152 号

潇湘一品·外国文学作品译文集

王善民 译

责任编辑:李一安

封面设计:杜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1

邮购: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址:www.zhchs.net

E-mail:zhchs@zhchs.net

印刷:长沙文弘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28 字数:261 千字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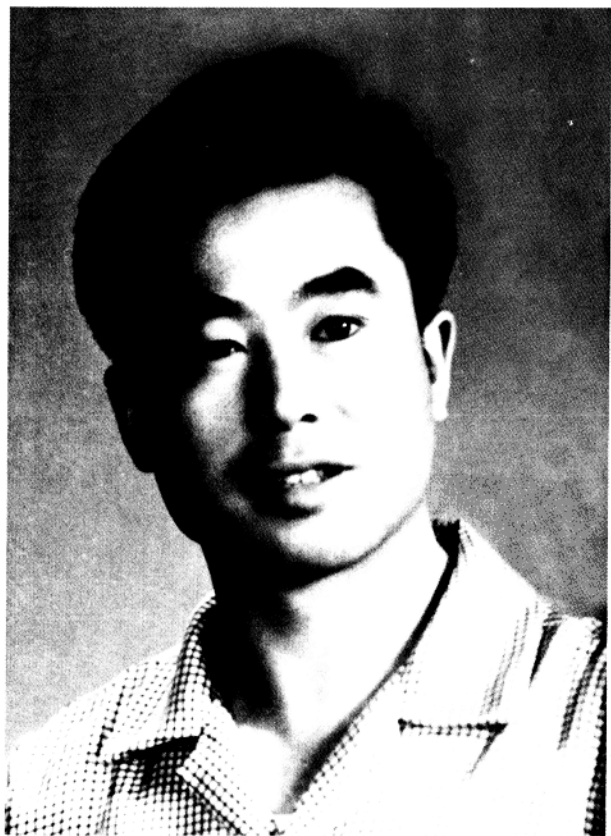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689-980-9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青年时代(1965 年摄)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回首一伤神。

杜甫发潭州 善民书



筆禪天地人
墨凝精氣神

王善民書



发潭州

◇ 杜甫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回首一伤神。

译者的话

收在这本外国文学作品译文集的三篇外国小说和一部政治人物传记，是译者在上世纪不同年代翻译的。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女友》，是五十年代在武汉大学俄文系学习时初出茅庐试笔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则是在盛夏酷暑的武汉市“文攻武卫”叫嚣中的夜晚，关闭门窗，充耳不闻窗外事，伏案译书求安宁而译成的。高尔斯华绥的中篇小说《苹果花》，是八十年代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夜间想寻求点形象思维而津津有味地边读边译出来的。梅德韦杰夫的传记文学《斯大林周围的人》，则是九十年代初退休赋闲后，眼观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为探索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这一扭转苏联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渊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面阅读这部政治人物传记，一面查阅《苏联共产党历史》（1959年俄文版）和《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的有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介，终于将这本15万字的政治人物传记如释重负地翻译出来了。

这三篇外国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和爱情故事跨越整整一个世纪。屠格涅夫（1818-1883）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一位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中篇小说《阿霞》于1858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作者在1858年春天写信给列夫·托尔斯泰说：“我写阿霞时非常激动，几乎是含着眼泪写的。”小说描写一位侨居德国的俄国

贵族青年在国外与一位纯朴的俄国少女阿霞的恋爱故事。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近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932年，因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三部曲的卓越艺术成就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这部写于1916年的中篇小说《苹果花》，直到1958年逝世25周年之际才在苏联出版俄文本。1983年适值作者逝世50周年，我将俄文本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作为对作者的纪念。中篇小说《苹果花》描写一位刚毕业的英国大学生徒步旅行来到一座农庄，旅途中与一位十七岁的农村姑娘梅根偶然相遇，在苹果花盛开的春天里发生的一段恋情。俄罗斯著名作家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集《汽车在大路上行进》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他的短篇小说《女友》，描写一位苏联女大学生克拉娃，在剧院里与一位商店经理眉来眼去，终于招致“爱情还没有开始，却饱尝了痛苦”的悔恨。

三部外国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饱尝着失恋的痛苦：阿霞因怨恨男主人公恩先生优柔寡断而远走高飞；梅根则在苹果树旁的小河里头上插着苹果花而投河自尽来“报答”绝情的恋人埃舍斯特；克拉娃因自我多情而结交男朋友，饱尝苦果后才憬悟到她的初恋缺乏“一种使友谊升华为爱情的珍贵粒子。”尽管这三篇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不同，对于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来说，如何理智地面对无法回避的初恋情人，从而正确处理恋爱和婚姻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至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原苏共中央委员罗伊·梅德韦杰夫撰写的政治人物传记《斯大林周围的人》，则是属于政论体的传记文学，1989年连载于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青春》文学月刊，后结集出版单行本。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散文特写笔调描绘出前苏联党政军界首脑人物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等六人的政坛生涯。其主要目的不完全是为这六人立传，而是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作者关注的是

目 录

阿 霞(中篇小说)	[俄国]屠格涅夫(1)
译后记	(40)
苹果花(中篇小说)	[英国]高尔斯华绥(42)
俄译本后记	[俄罗斯]格·兹洛宾(104)
女 友(短篇小说)	[俄罗斯]安东诺夫(107)
斯大林周围的人(人物传记)	
.....	[俄罗斯]罗伊·梅德韦杰夫(115)
前 言	(119)
斯大林时期的政府首脑莫洛托夫	(124)
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	(175)
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涅日夫时期的党政要人米高扬	(204)
红军元帅伏罗希洛夫	(240)
斯大林的未公布“继任人”——马林科夫	(275)
党的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	(300)
译后记	(321)

阿 霞

[俄国]屠格涅夫

1

我那时大概二十五岁。我到国外去，并非象当时人们所说的为了“完成我的学业”，只不过是想去见见世面。我那时身体健康、年纪年轻、兴致勃勃，手头有的是钱，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漫无目的、毫无计划地到处旅游，喜爱那个地方，就在那里逗留，只要一想起看看新的容貌，便立刻继续前行。使我感兴趣的只有人的容貌。大自然对我有过深刻的影响，可是我并不喜爱所谓的自然之美——奇异的山峰、稀有的悬崖、罕见的瀑布。我不愿意大自然对我有所妨碍。但是容貌，人们的生动活泼的容貌，他们的谈吐、举止、笑容，没有那一样我不能对付的。别人去过的地方，我也兴致勃勃地游玩过；别人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也曾大声喊叫过。

这样一来，大概二十年前我曾侨居在德国莱茵河左岸的一个叫做兹的小城市里。

我喜爱这座小城市，傍晚我爱在城里漫步闲游，月亮宛如从明净的天空凝视着这座小城，菩提树散发的气味是那么香甜，以至于心胸越来越深地呼吸起来。

兹城坐落在距莱茵河两俄里^①的地方。我常常去观光这条壮丽的河流，长久地坐在一棵大榆树下的石凳上。河对岸是勒城，比我居住

① 1 俄里=1.067 公里。——译者注

的这座小城稍大一点。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自己喜爱的石凳上，时而俯视河水，时而仰望天空，时而观赏葡萄园的景色。忽然阵阵乐曲传到我的耳边。我仔细一听，是勒城在演奏华尔兹舞曲。

“这是怎么回事？”我对走到我跟前的一个老头问道。

“这个嘛，”他回答说，“是波恩来的大学生在举行宴会。”

“我倒要去看看这场宴会，”我心里想着，“恰好我没有去过勒城。”我找到了一个船夫，就动身到对河去。

2

宴会正在勒城的一家不大的饭店前面举行。饭店和庭园的上空旗帜招展；大学生们围坐在树下的桌子旁边，乐队就设在不远的凉亭里。大街上和庭园的低矮围墙外面聚集着许多人。我也站在这一群观众里，高兴地观看大学生们的容貌，观看他们拥抱、呼喊、炽热的眼神和无缘无故的嘻笑——这青春活力的欢腾，这勇往直前的劲儿，这逍遥自在的神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动和振奋。

“阿霞，你看够了吗？”蓦然从我背后传来一个说俄国话的男人声音。

“再等一会儿吧，”另一个操着同样语言的女人声音回答说。

我很快转过脸去，就看见一位漂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制服帽，穿着宽敞的短上衣。他挽着一位身材不高的少女。这位少女戴着一顶草帽，整个脸的上半部都被草帽遮住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我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

年轻人微微一笑，犹豫地低声说：

“是的，是俄国人。”

“我没料到在这儿会遇见俄国人。”我说。

“我们也没有料到，”他回答说，“我叫加京，这就是我的……”他

迟疑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妹妹。请问您贵姓？”

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攀谈起来。我看出加京也象我一样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来旅游的。一个星期以前他就来到了勒城。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加京。他的相貌和蔼可亲，长着一对温柔的大眼睛和一头柔软的鬈发。他说起话来，即使你没有看见他的脸，仅凭他说话的声调，你也能够感觉到他在微笑。

那位被他称为妹妹的少女，我觉得她挺讨人喜欢。她的那张晒得黝黑的脸的特征是：纤细的鼻子，孩子似的小脸蛋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她长得一点儿也不象她的哥哥。

“您愿意顺便到我们那儿去玩玩吗？”加京对我说，“看来，我们已看够了德国人。阿霞，我们回家好吗？”

少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住在郊区，”加京继续说道，“住在葡萄园那儿高头的一栋小宅子里。我们那儿可好呢。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一些酸牛奶。现在快要天黑了，您最好是趁着有月光的时候渡过莱茵河。”

我们动身了。穿过低矮的城门，我们就到了野外，沿着石砌围墙走了百把步远，便在一扇狭窄的小门前面停下来。加京把门打开，领着我们沿一条陡峭的小路登山。山坡的阶梯两旁种着葡萄，太阳刚刚落山，红彤彤的夕阳照射在苍翠的葡萄藤上，照射在干燥的土地上和开着四扇明亮窗户的小宅子的白色墙壁上。这栋小宅子正坐落在我们攀登的山顶上。

“这就是我们的住处！”一旦我们走到房子跟前，加京大声地说，“房东太太就会提来牛奶。我们马上就吃晚饭，而首先，”他补充说，“看看周围……风景如何？”

这儿的风景的确美极了。莱茵河淌在我们的眼前，整个河面上银光闪闪，两岸的草木郁郁葱葱。下面的风景真美，可是上头的景色更美：明净而深奥的天空和清亮而透明的空气使我特别感到惊讶。

“你们挑选了一栋别致的住宅，”我说。

“这是阿霞物色到的，”加京回答说：“来吧，阿霞。”他接着说，“你来安排一下，吩咐把所有吃的东西摆在这儿。我们就在露天吃晚饭。在这儿听音乐更听得见些。你察觉没有，”他转过脸对我说，“有些华尔兹舞曲在近处听一点儿也不合适——音响庸俗聒耳，远处听起来却妙不可言！”

阿霞走进屋子里，不久就同房东太太一道转回来。她们两人端来一个大托盘，盘子里盛着一罐牛奶、碟子、刀子、砂糖、果酱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吃晚餐。阿霞脱下帽子，她的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象男孩似的梳着，浓密的鬓发垂在脖子上和耳旁。

起先她见到我就害羞，加京却对她说：

“阿霞，他不会咬人！”

她嫣然一笑，不大一会儿，就主动和我攀谈起来。我还没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从没安稳地坐过一会儿，时而站起来，时而跑进屋里去，又跑了出来；时而低声地哼着歌曲，老是暗自发笑。仿佛她并不是听见了什么才发笑，而是脑子里想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她的一双大眼睛闪亮而大胆地直盯着，有时她的眼睛却微微地眯缝着，这时候她的眼神霍然变得深挚而脉脉含情。

我们闲聊了大约两个钟头。天色早已渐渐暗下来，可是我们在和谐气氛下所进行的谈话仍然继续着。加京叫人拿来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从容不迫地喝着酒。乐曲仍然飘到我们这儿来，声音似乎比先前更悦耳、更幽婉了。城里和河面上的灯光都亮起来了。阿霞忽然低下了脑袋，以致鬓发披散在她的眼睛上。她默不作声，叹了一口气。后来她对我们说她想睡一会儿，就走进屋子里去了。可是我看见她并没有点燃蜡烛，却长久地站在关着的窗子跟前。

月亮终于升起来了，莱茵河也闪耀起来。周围的一切有的发亮，有的变暗，全都改变了模样。风停歇了，令人感到地面上有一股夜间的浓郁暖气。

“该走的时候了！”我大声说道，“不然的话，可能找不到船夫

了。”

“该走的时候了，”加京也说了一遍。

我们沿着小山下山。突然一些小石子纷纷落在我们身后：原来是阿霞追上了我们。

“你难道没有睡吗？”她哥哥问道，可是她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就从我们身旁跑了。

我们在河边找到了阿霞，她正在跟船夫谈话。我跳上小船，便同新结识的朋友告别。加京答应第二天来拜访我，我同他握了握手，就向阿霞伸出手去，她却只是望着我，摇了摇头。小船离岸之后，便顺着湍急的河水急驶而去。健壮的老船夫在深水区拼命地摇起桨来。

“再见！”听见了阿霞的嗓音。

“明天见！”加京紧跟着她说。

小船靠了岸。我跳下船，往四周一望，对岸已看不见一个人影。我穿过一片黑魑魑的田野走回家去。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但为什么我幸福呢？我什么也没有指望过，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感到幸福。

由于兴奋过度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我躺在床上，象摇篮里的孩子似的渐渐进入睡乡。

3

第二天早晨（我已醒来，但还没有起床），我听见窗下有手杖的敲击声和歌声，立刻识别出是加京来了，赶紧去给他开门。

“您好！”加京说。“我清早就来惊动您，可是您看看，多么美好的早晨。空气清新，露珠闪亮，云雀在歌唱……”

他那髻曲发光的头发，露在外面的脖子和玫瑰色的脸颊，使他本人显得象清晨一样朝气蓬勃。

我穿好衣服之后，我们就走进花园里，坐在一张长凳上，叫人送

来了咖啡,我们就开始畅谈起来。加京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他想成为一个画家,只是为虚度年华而感到惋惜。他建议我去他家里看看他的画稿。我立即表示同意。

我们正碰上阿霞不在家。听房东太太说,她观光“古迹”去了。离勒城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封建时代城堡的遗迹。加京把他的全部画稿拿给我看。这些画稿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有一种振奋人心和热情奔放的格调,然而没有一张画是脱了稿的,其中有一张画,我认为显得草率而不够真实。我直言不讳地向他谈出了我的意见。

“是的,是的,”他叹了一口气,表示赞同地说。“您说得对,这些画都画得不好。当你梦想工作的时候,好象真能把地球移动,然而一旦付诸行动,你立刻就会疲乏、松弛下来。”

我本来想鼓励他,可是他一摆手,便把所有的画稿扔到沙发上了。

“我们还是去找阿霞吧。”他说。

我们出发了。

4

一条通往古迹的道路,沿着树木茂盛的峡谷的斜坡盘旋而上,峡谷底下有一条小溪。不久就呈现出了古迹。在光秃秃的山岩顶上耸立着一座黑色的四方形宝塔。这座宝塔还很坚固,只是好象裂开了一条纵痕。一条铺着石块的小路通向那尚未损坏的大门。我们走到大门跟前时,忽然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我们的前面一闪而过,很快跑过一堆废墟,坐在墙头突出的地方,恰好在一个深坑的上面。

“这不是阿霞吗?”加京高声嚷道。“真是个疯女孩!”

我们走进大门,才知道有一个小院子,里面长满了野苹果树和荨麻。在突出的墙头上坐着的正是阿霞。她向我们转过脸来,说说笑

笑,却依然不离开原地。加京用手指威吓她,我却大声地责备她粗心大意。

“您别逗引她,”加京低声对我说。“您对她还不了解,她也许还会爬到塔顶上去。”

这儿有一个老太婆在卖啤酒,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来喝冷啤酒。阿霞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地方。她那优美的身姿清晰而优雅地呈现在晴朗的天空里,我却怀着不友好的心情望着她。昨天夜里我就察觉到她有点矫柔造作,不大自然……“她想使我们大吃一惊,”我心里想。“这是为什么呢?”她似乎猜中了我的意思:敏捷地凝视了我一眼,又笑了笑,从墙上跳下来,就走到老太婆跟前,向她要了一杯水。

“你以为我想喝水吗?”她对哥哥说,“那边墙上有一些花儿该浇点水呢。”

加京什么也没有回答她。阿霞手里端着杯子爬上残垣断壁,时而停下来,弯着身子,煞有介事地倒几滴水,水珠儿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发亮。她的一举一动挺可爱,可是我还象先前那样地烦恼,虽然我也情不自禁地欣赏她那轻盈而敏捷的动作。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她故意惊叫一声,然后哈哈大笑……使我更加烦恼起来了。

阿霞终于浇完了水,回到我们身旁。她的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傲慢而欢乐地眯缝起来。

“您认为我的举止不成体统,”她脸上的表情仿佛这样说,“反正我知道您欣赏我的这一套。”

“真行啊,阿霞,真能干,”加京低声地说。

她忽然仿佛害起羞来,垂下长长的睫毛,偏促地坐在我们身旁,就象做了错事一样。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好好地看清楚她的脸——一张我所见到过的最富于表情的脸。过一会儿这张脸变得那么苍白,又显得那么专注,几乎是忧郁的神情。她完全安静下来了。我们环绕古迹转了一圈,欣赏了这儿的风景。阿霞走在我们的后面。加京

向老太婆要了一杯啤酒，转过脸来对我大声地说：

“祝您心爱的人的健康！”

“难道您有一位这样的心爱人吗？”阿霞蓦地问道。

“可谁没有这样的人呢？”加京反驳了一句。

阿霞沉思了一会儿，她的脸色又变了，脸上流露出一种近乎傲慢的冷笑。

在回家的路上，她越发大笑和淘气起来。她折下一根长树枝，把它当作枪杆挂在肩上，用围巾裹着头。回到家里，她立即走进自己的卧室，直到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才穿着最好的衣服、精心地梳好头发、戴上手套走了出来。她很有礼貌地坐在桌旁，几乎什么也不吃，只是在玻璃酒杯里喝了点水。显然，她想要在我面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很有礼貌、很有教养的小姐角色。加京并没有干涉她，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各方面都惯于纵容她。他只是偶尔善意地望我一眼，微微地耸耸肩，仿佛想说：“她是一个孩子，请您宽容吧！”刚刚吃完午饭，阿霞就起身，一面戴帽子，一面问加京：可不可以让她到路易斯太太家里去？

“难道你跟我们在一起感到无聊吗？”他总是那样微笑地问道。

“不是的，昨天我答应过路易斯太太到她那里去。我想，你们两人在一起更好一些。恩先生（她面向着我说），有些事情还要跟你谈的。”

她走了。

“路易斯太太，”加京说，“是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挺喜欢阿霞。阿霞很乐意跟出身寒微的人交往。正如您所见到的，她在我身边娇养惯了，”他又接着说，“有啥办法呢？我不得不迁就她。”

我一直默不作声。加京换了个话题。我对他越了解，就越加深切地想念他。不久我就理解他了。他有着俄罗斯人的性格——诚恳、正直、质朴，然而，遗憾的是有点萎靡不振，缺乏内在的激情。在他的身上，青春不象清泉似的涌流，只是发出微弱的闪光。他很可爱，也很

聪明,可是我真难以想象,一旦成年他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成为一位画家……没有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是不可能成为画家的……至于说到劳动,——见到他那娇嫩的面容,我心里就想着:不可能!他不会去劳动,也不能够劳动。但是不喜欢他是不可能的。我们两人在一起大约消磨了四个钟头,就在这四个钟头里我们终于亲近起来了。

太阳落山了,我也该回家去。阿霞却还没有回来。

“要是您愿意,我送您一程好吗?”加京说,“我们顺路去路易斯太太家里,打听一下阿霞是不是在那里?”

我们下山来到城里,拐弯走进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巷子,就在一栋小房子面前停下来。

“阿霞!”加京大声喊道,“你在这儿吗?”

三层楼上的一扇明亮的窗户砰的一声打开了,我们看见了阿霞那昏暗的小脑袋。一个年老的德国女人从阿霞背后伸出脸向外张望。

“我在这儿呢,”阿霞把胳膊肘儿靠在窗台上卖弄风情地说,“我在这儿很好,你拿去吧,”她扔给加京一支洋海棠花,补充说道,“你想象我是你的心爱人吧。”

路易斯太太大笑起来。

“恩先生要走了,”加京回答说,“他想跟你告别。”

“那么,就把我的这支花交给他吧,我马上就回家去。”阿霞说。

她砰的一声把窗子关上,好象吻了吻路易斯太太,加京默默无言地把花转交给我,我也默默无言地把花放进衣袋里,走到渡口,就摆渡到了对岸。

回家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想,可是心情却奇怪地沉重起来。突然闻到一股浓郁的、我所熟悉的、德国却少有的香气,简直使我大吃一惊。我停下来,看见路旁有一畦大麻。它那草原气息使我立刻想起祖国,唤起我对祖国的深切怀念。我真想呼吸俄罗斯的空气,漫步在